

三间房村

◎郭明远(河南宝丰)

入冬时节,金色阳光洒满大地,沿着崎岖的山路,我们驱车来到国家级传统村落三间房村。

三间房村位于宝丰县观音堂林业生态旅游示范区西北部6公里,汝州、宝丰、鲁山三县交界。蜿蜒的北石板河,引我们来到了河道向西的一个拐弯处。

站在这里向北眺望,河对面便是坐北朝南的三间房村。小村北高南低,背靠风景秀丽的金牛峰,东临悬崖峭壁的垛上村,西接刘秀与王莽兵戎相见的古战场小木场,北连冰川遗址的汝州罗圈村。近处河道内,一群鸭子正在清澈的水中嬉戏。桥头一棵古柳下竖立着一块1米多高的石头,上刻漆红大字“三间房”。

走进村落,浑身暖意融融。阳光穿过干枯的树梢,照在石铺的街道上,流泻在街道北一排溜儿8座石墙灰瓦古朴的院落上。几只小鸟,时而在房坡的枯草中蹦蹦跳跳地觅食,时而如雕塑伫立在屋脊上静静地仰望,时而箭一般穿梭在空中。

来到寇廷献宅门口的石

阶前,我们见到了须发花白、85岁的闫根海老人。他坐在一块干净的石头上,右手边放着一柄拐杖,正眯着眼睛晒暖,枯树皮般的脸庞写满了沧桑。听见我们打招呼,他睁开眼,佝偻着身躯站了起来。

闫根海说,据寇氏家谱记载,寇氏先祖为山西洪洞县人,明初迁址河南密县(今新密市)城东寇家寨。1711年,寇国楷带领长子彪、三子彦、四子彤迁居此地,开山劈石,垒墙建房,垦地造田,繁衍生息。后有其他姓氏陆续迁入。

“你们看,那三间房子就是寇国楷父子当时建的三间房屋和院落。1947年曾作为临汝政府临时办公地。”顺着老人指的方向,我们来到砖土结构的圆拱门下,站在锈迹斑斑铁栅栏门前向里望,小院北面静静地矗立着三百年前盖的石墙灰瓦的三间房舍。

当我们告诉闫根海,三间房村被认定为国家级传统村落时,他脸上的皱纹立刻舒展开了,高兴得像孩子,嘴里不停地道:“太好了!真没想到,我们村能够叫

响全国!”

尔后,我们参观了始建于1938年的三间房小学旧址,以及石磨、古井、网红打卡地紫云巷;1956年在村西南2公里处拦水筑坝的栗树庙水库;1961年在村后半山腰处垒砌的盘山石渠,以及横跨两座山之间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——渡槽。渡槽由青石砌筑,石拱结构,最大跨度50米,高20米……目睹那用勤劳双手开垦出的良田、垒筑的渠坝、盖起的石墙石房,不禁为那火热年代百折不挠、战天斗地的精神所惊叹。

漫步在山乡林道,呼吸着新鲜空气,掠过一排排古老的房舍,欣赏着耳畔啾啾的鸟鸣,听着远处的哞哞牛叫,俯瞰山腰蜿蜒的石渠,仰望那一桥飞架的渡槽……一切都让人感到恬静和惬意。

三百多年过去了,这片曾经人迹罕至的荒芜土地上不知演绎了多少传奇故事。如今,这片土地化茧成蝶,成为森林覆盖率超过90%的天然氧吧,吸引了一批青年返乡创业,为三间房村振兴注入了鲜活的力量。

素馅饺子

◎魏高杰(河南郟县)

我爱吃饺子,最爱吃母亲包的韭菜鸡蛋饺子。

腊月二十我在学校值班,下班时尽管天色已晚,我还是回了趟老家,没想到母亲正好在包韭菜鸡蛋饺子。看着眼前的情景,儿时的记忆顿时涌上心头。

那时候,虽然家庭条件不好,可母亲总会在节日或者我生病时给我包上一碗韭菜鸡蛋饺子。心灵手巧的母亲把韭菜切得碎碎的,把鸡蛋煎得薄薄的,放上葱花和花椒叶,撒上少许盐和五香粉,淋上油搅拌均匀。那散发着诱人的香气的饺子馅,我总会忍不住偷偷地吃上一口。

“妈,包饺子呢?”抬头看见我回来了,母亲高兴地说:“快洗洗手,吃你最喜欢的饺子。”

我笑了笑:“还是妈待我亲,我不饿,你们吃吧!”

“你啥时候也学会在妈面前做假了?真是的,吃完了再包。”母亲的一声嗔怨,让我不禁连声说好。母亲下饺子,父亲拿起勺子在锅里轻轻推了两下,饱满的饺子在沸腾的锅里飘散开来。

母亲递过来满满一碗饺子,又冲了碗酸辣汤,还不忘淋上几滴小磨油。这场景多像小时候啊,虽然仅仅是一碗韭菜鸡蛋饺子,可里面却包含了满满的母爱。

我夹起一个饺子,轻轻地咬上一口,不料汁水溅了出来,这个细节被母亲发现了。“慢点吃,还有呢!”母亲笑着,额前的白发凌乱地贴在脸颊上。岁月无情,她头上的白发更多了,脸上的皱纹更深了,而我却时常忽略,很少回来,即便回来也是匆匆而去。

父母老了,可在他们的眼里,我永远是个长不大的孩子。那久违的素馅饺子,让我再次体会到母爱,也再次明白了作为儿子的亏欠。我要多走走回家的路,让父母的晚年不再孤单。

第一场雪

◎张春亚(河南平顶山)

盼了很久,终于盼到了鹰城的第一场雪。小区内的绿地上,路边的树枝上,湛河边的草丛里,都被片片雪花妆扮得像要采摘的棉田一样,格外好看。

看到漫天飞舞的雪花,就情不自禁地想起儿时往事。上世纪七十年代还没有出现厄尔尼诺现象,那时冬天特别冷,雪花像鹅毛,积雪没膝不足为奇,大雪封门也不为怪。村外的风口处,总是被大风旋成一道道雪岭。如果你要出门,时常会路沟难辨,一不小心就会滑进路边的雪窝,弄得满鞋里都是雪。

那时候没有天气预报,时常是早上正在睡懒觉,父亲就大声地喊道:“下雪了,赶快起来扫雪啦。”然后一家老小陆续起来,拿着铁锹或扫把,先清理出一条通往院外的道路,然后再把院内其他地方打扫干净。扫雪是个力气活儿,小孩子没耐力,还没干

上一会儿,就要站那儿跺跺脚、吹吹气,磨磨蹭蹭,找个理由一走了之。站在村头远远望去,到处白茫茫一片,房前屋后的树枝上可谓梨树开花花满园,园园银花似棉团。

那个年代,村民大部分住的都是草房,由于天太冷,每家的房檐上都吊着一尺左右参差不齐的流冰,就像参加军训的中学生在练习队列,直挺挺地站立着,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

那时的农村,娱乐项目缺乏。下雪了,孩子们或兴高采烈地堆出形状各异的雪人,或是相互追逐打雪仗,或用木板拉着当雪橇玩,有个别胆大的在冰面上溜来溜去,一不小心就摔个仰叉,引得周围的人哄堂大笑。他们的手和脸冻得像胡萝卜一样,仍然乐此不疲。

我喜欢和大孩子一起,带上几只狗去野外捉兔子。雪后的

田野像被覆盖了一层白色的棉被,没有一点生机和绿意。躲藏在麦地里的兔子由于呼吸产生的热气,融化了周边的积雪,很容易就能发现它们的藏身之处。几个人带着猎狗,轻而易举即可围而歼之。同时,根据兔子留下的梅花足迹跟踪追击,也能很快地捕捉猎物。幸运的话,一天下来能捉上好几只兔子,回来之后,同伴可以美餐一顿,甚是解馋。

以前冬天下雪是常态,现在不下雪也是常态,可能是温室效应的影响,现在的雪越来越少,也越来越小了。以前下雪,大多数人都躲在家里生火取暖,谈天说地。现在下雪,大人小孩都是一边出来欣赏雪景,一边拍抖音留下美好记忆。

时过境迁,现在,想再看到“大雪压青松,青松挺且直”的景色,的确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了。

往学校跑,到教室门口一声报告,大家都把目光投向他,看到他的穿着不由哄堂大笑,不知谁说了句“简直是个豆腐娘们”,从此“豆腐娘们”就成了他的绰号。

纪大爷年年磨豆腐,年年给街坊邻居老人送豆腐。他常说,豆腐豆腐,送送有福,福来福往,慢慢福就来了。

好人有好报,晚年的纪大爷和大娘还真有福。不知是送豆腐送来的,还是在磨豆腐中悟出来的,孩子们长大个个精明能干,都混得不错。老大开了振动设备厂,老三开了豆腐大作坊,生意做得都挺好。孩子们个个孝顺,纪大爷和大娘,老年不做豆腐了,清静享福。

转眼又到了磨年豆腐的时候,不由想起纪大爷,似乎又闻到了当年石磨豆腐的清香。

所能,都不适闲。

纪大爷常常起早把豆腐磨出来,趁上工前挑着豆腐上街转一圈,小时候我是听着“卖豆腐”声起床去学校上早自习的。

纪大爷憨厚老实,大娘善良贤惠,他家的豆腐精工细作,味道清香,大家都爱吃,往往不出村就卖完了。豆腐好,分量足,不管有钱没钱都叫吃,赊出去的豆腐从来不记账,想起来就给,忘了也不要账。街坊邻居去串门,谁赶上了,就给舀碗豆汁喝或切块热豆腐吃。这家人是有名的“穷大方”,卖豆腐只赚个忙活,并不挣钱,依然吃不饱穿不暖。家里就那几件囫圇衣服,不分男女老少,谁出门谁穿。有次他家小儿子磨完豆腐去上学,头天洗的衣服没干,穿上妈妈的大襟褂子,用一块儿破布包着书就

磨年豆腐

◎张慧琴(河南舞钢)

二十五,磨豆腐。

每年腊月二十五,是磨豆腐最忙的一天,常常是连轴转,驴累了,人推磨,从早到晚不停歇。据说,这天磨出的豆腐,吃的人来年福大运气好。不管真假,过年谁都盼望有个好兆头。

苦不苦,撑船打铁磨豆腐。磨豆腐实在是件苦差事。我自小常看街坊纪大爷磨豆腐,深知磨豆腐之不易。

纪大爷家有七个孩子,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。为了让孩子们填饱肚子,他磨起了豆腐,趁生产队不干活时,起早搭晚每天磨一桌豆腐,赚点儿豆腐渣吃。

过去磨豆腐都是手工制作,筛豆、挑水、泡豆、推磨、滤浆、烧锅、点浆、舀脑、压制、挑担卖豆腐,都是体力活。做豆腐工序烦琐,纪大爷家的几个大孩子各尽